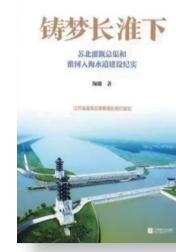


作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平时接触的作家并不多,陶珊算一个。她是一个出身水利世家的水利人,又是本家,所以读她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最早接触的是她的成名作《诗歌岁月》,小说以沉潜唯美的诗性语言,从容平朴地叙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远逝的诗歌时代,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同时又以细腻多元的笔触描绘了苏北水乡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底蕴,这部小说五年前就曾深深打动过我。

如果说《诗歌岁月》是陶珊以小说的方式写出的中国诗人的集体记忆(张晓林语),《铸梦长淮下》则是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写出了江苏水利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淮历史记忆。《诗歌岁月》曾荣获首届全国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前段时间南通有疫情,要求居家办公,闲来无事春雨绵绵的日子特别适合重新品读《诗歌岁月》。谷雨过后疫情缓解,天气明显转暖,今天是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又恰逢周末,正是四月最美的季节,明媚的阳光下手捧这本散发着油墨沁香的《铸梦长淮下》,你也许能从中嗅到飘自洪泽



一名水利工程师眼里的《铸梦长淮下》

□陶晓东

湖畔、古黄河滨的槐香。

陶珊首先是一个诗人,《诗歌岁月》的成功可以看到作者在抒情方面的功力,抒情是这位女作家的一大特长。但在《铸梦长淮下》中,作者刻意舍弃了很多的抒情,而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叙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写作理念,正如作者在《诗歌岁月》中借孟编辑之口所说:“放弃抒情,进入叙述,抒情首先是遮蔽,对事物本质的遮蔽,而叙述是对真相的靠近……”作者这样处理,除了从文字中你能看出女性特有的典雅和优美,更多地会让你看到七十年来江苏水利人的奉献和拼搏,使报告文学显得场面更恢宏,文字更加洞达有力。从作品中你既能感受到小说的速度与节奏,

也能看到水的灵动和节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通篇传递出一种不多见的感人肺腑的力量和豪情,更让你能体会到长达半个多世纪水利人的治水激情。

陶珊在水利系统深耕数十年,《铸梦长淮下》以水利人的视角写水利人,也使作品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感人。作者的父亲也是苏北灌溉总渠的一名退休老人,可以说作者的血脉里就流淌着水利的情怀,从小耳濡目染,她更能理解总渠和入海水道包括三河闸在内的水利工程对苏北地区的重要意义,她懂得大到治理大湖的求索过程如何不易,渠出大湖后是怎样的平原惊梦,淮河入海水道千年一役的丰碑又是如何铸就;小至河道的勘测之旅,淤土

段的处理,薄壁混凝土的防裂和浇筑……都能举重若轻娓娓道来。能写诗的,不一定懂水利,懂水利的,几乎很少会写诗,从这一点看,陶珊显然还是一个懂水利的写诗人。

这部书稿从策划到成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其中有三年多是作者的田野考察和实地采访,作者西至河南桐柏山,东抵黄海之滨,北到废黄河,南达三江营,五上盐城,四探洪泽湖,三下扬州,数次往返于南京和淮安,采访行程8000公里,人员近100人,先后十易其稿。《铸梦长淮下》虽然只是近七十年来的治淮纪实,但作者下笔之前想得更多,看得更远,她站在数百年治淮史中审视新中国以来的治淮过程。在几百年

的淮河—洪泽湖治理寻路历程中,作者显然没有忘记一位来自南通的先贤,这位光绪二十年(1894)的状元在一百多年前的治淮思想和论断早已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记得为了进一步了解张謇的治淮方案,了解张謇担任全国水利总裁、导淮总局督办、治运督办等职期间怎样呕心沥血地关注洪泽湖、关注导淮工程,承蒙厚爱,作者曾数次找我,不厌其烦地核实《张謇全集》《张季子九录》《南通水利史志资料选辑》等文献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情形现在回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由此足见作者的严谨文风。

手捧这篇纪实文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浮现在眼前,沈之毅、叶健、刘军、张加雪,张亚中……作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串在一起,更让人感到亲切。我觉得,如果说诗歌创作是对生活的浓缩与提炼,那么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则是对近七十年江苏治淮水利事业的深度解读和表达,堪称是作者对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水道作了现实和历史考察后的史诗性作品。

夜读

□古 剑

读者的生命连接、打通,仿佛让原本同样梦想模糊的渺小自己,也渐渐清晰,渐渐挺拔起来。

喜欢夜读。

一个人的时候,随性的葛优躺,一部路遥,通篇的浏览,率性的跳读,有点儿像郎当的孩子,有口无心;两人世界时,有了一种奇怪的阅读方式。每天晚上,我都想要念十页的文字给我们。与其说是一种念,不如说发挥了我当过语文老师的老毛病,动不动就有声地阅读,用心、用劲去读。以前,我曾在那种吊在屋檐底下的

大喇叭里听过,那是一种现代说书,淡淡的,愁愁的,悠悠的,很符合小说的基调。

那确实也是人生里难以复制的一段阅读呢。我的读,有些夸张。欲眠,我轻轻;欲辩,我顿顿。有时,一段“孙少平借书给郝红梅”的情节,引得一顿臭骂;你说,你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借书给哪个女孩儿……书中人物的命运常常让我们牵挂,纵然,我们早已知道最终的结局。

这种奇特的阅读,成了我们睡前的某种期待。有时,情致高

些,我会拿出念书时语音老师的绝活,这股抑扬顿挫:声音由高至低,速度由快到慢,节奏由张到弛,渐渐地,都困了——在这种“酣畅”阅读中。有时,第二天醒来,手中还捏着书。第二天临读,我们自觉地“还课”,温故“前情”。不过,这次我换成了听众。

日子就在这样平凡的世界中一天天滑过,不咸不淡。生活的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舌唇之间的摩擦也是有的,但一想能有这样的读书,“百忧皆随风”。

这一读,便是20年。

枕边的书,换了一丛一丛,可这一套土黄封面的路遥,一直在手边。

真不知道,一部洋洋80万言的《平凡的世界》,我们要读多久,或是,需要我们读多久?每次翻完最后一页,我们又不禁地打开了它的第一页。在我们的生命里,它或许是没有页码的,正如路遥的早晨,也许就从中午开始。

全民刷小视频的时代,有美女,有美食,嘻哈又热闹;纸质阅读,有声阅读,仿佛如同今日之“阅读理解”,不可思议;但我依然怀念,这样的阅读,是怀念逝去的路遥,过往的自己;更是欢迎每一个朗朗今日。

祈愿我们,远行归来,放下手机,难以——释卷。

致亲爱的形影不离的朋友

——波伏瓦与闺蜜扎扎的故事

□陆小鹿

希尔维在之前疗伤的一年里,住在贝塔里。邻居一个叫贝尔纳的同龄男孩每天都过去跟她玩。后来,每年夏天他们都会重聚,一起骑马,一起下跳棋,玩多米诺骨牌,打扑克。15岁那年,他们彼此坠入了爱河。但安德蕾的妈妈不同意这桩恋情,禁止安德蕾再见他。男友父亲也不同意,带着男孩去了阿根廷。

安德蕾在送走男友后,第一次想到了自杀。她爬上屋顶,想要跳下去。由于害怕死后会下地狱,再也见不到男友,她才停止了疯狂的想法。

那之后,安德蕾常常花很长一段时间拉小提琴,她总是拉一些忧伤的曲子,并且再也不骑马了。

读大学之后,希尔维交了一个名叫帕斯卡的男性朋友。她带着他参加了安德蕾姐姐的订婚典礼。帕斯卡被安德蕾的魅力打动,之后两人经常见面。

安德蕾爱上了帕斯卡。在写

给卡帕斯的第一封信中,她就告诉他她爱他。但是卡帕斯在回信中,说自己没有权力说这个词:爱。对于情感,他需要慢慢体验。

作为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阶层的人结婚讲究门当户对,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有无数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为了能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安德蕾常常跟母亲抗争。为了逃避不想去的社交活动而别无他法时,安德蕾竟然自己抡起了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这样她就至少有十天时间不能正常活动。安德蕾和希尔维,为了得到安宁,她会想办法的,无论是哪种办法。

在安德蕾的婚配问题上,母亲坚持严格地予以控制。这一回,虽然父母并不反对安德蕾和卡帕斯交往,但前提是要求他们必须正式订婚,否则不可以再见。然而,遗憾的是帕斯卡不愿意在就订婚,他觉得这么早订婚太过荒唐,也会让他的父亲对

安德蕾产生不良印象,父亲因此也会不再那么器重他。

如果这样,就只能一刀两断。母亲明确向安德蕾表达了观点。

有一天,安德蕾贸然去了卡帕斯的家。她请求卡帕斯的父亲不要反对她和卡帕斯的交往。那天的她,面颊通红,发着烧。

回家后,母亲给她找来医生,医生开了一些镇静剂,提到脑膜炎、脑炎,但没有给出明确诊断。安德蕾之后一直处于谵妄之中。

她高烧不退,反复念叨着:“我想要帕斯卡、希尔维、我的小提琴、香槟”。安德蕾的病,最终导致她的生命戛然而止在22岁。临死之前,安德蕾曾这样劝过母亲:“不要难过,每家每户都有废物,我们家的废物就是我。”安德蕾的猝然离世,让希尔维的整个少女时代也一同被埋葬了……

《形影不离》创作于1954年,这年波伏瓦46岁。这本书的手稿,波伏瓦生前没有发表,甚至没

黄媛介:一个名媛工四绝

——话说历代才女之十四

□张 芳

“鸾湖”便可体会到她当时的快乐:轻风贴水春燕,佳人宛自帘中见。向水栏杆处处园,梅花花草叶春香变……诗写得清丽活泼,很有几分李清照早期作品的影子。

黄媛介大约在18岁那年嫁给了家境贫寒的杨世功。可能有读者会问,黄家怎会同意这样一门婚事?说话话长——原来那杨家早先也是同黄家门当户对的书香人家,因两家关系亲厚,两个小孩也聊得来,于是给他们订下了亲事。不想几年后杨家突然破产了,杨世功不得不中断学业,去外地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世功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到了迎娶的年纪也無法备上聘礼。这时媛介诗名日隆,很有几个富家子弟上门提亲,爱女心切的黄父遂劝她另择佳婿。不料她指天为誓坚不答允——家里见她心意已决,只得尊重她的选择,美丽、聪慧而重情的黄媛介就这样与穷书生杨世功结为夫妇。

媛介婚后生活清苦,不过她并不以为意,觉得丈夫已很努力地做小生意养家,自己就该敬他爱他,而世功感念才女妻子辛苦持家,亦分外体贴媛介,小日子倒也过得怡然自乐。黄女士后

来怎样想到售卖书画为生?那主要是随着一双可爱儿女的问世,丈夫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不足以维持家用,她虽不慕浮华,却不能不为儿女计,有一天就与丈夫商量自己想设个小摊卖点儿字画……世功初闻此语不由吃惊,问她:你确定会有人来买你的画?她微微一笑道:我确定。其实婚前就常有人来请我写字作画,不过他们都是爹的朋友,爹不肯收酬金,那些人就送些绸缎吃食了。他又问:那,你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在外面卖画,不怕有人围观?她淡淡道:不怕。再说顶多开头会有这样的事,时间长了自然没人大惊小怪……世功见妻子说得胸有成竹,就答应让她出去试试。

黄媛介这一卖画就是十余年,因为老家嘉兴毕竟不是大城市,愿意掏钱买画的人少,故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繁华的杭州西湖畔设摊卖画。媛介的书画摊生意到底怎样?史料上说得不是很清楚,不过从后来杨世功放弃了小百货生意,转而相帮着妻子售画的举动来看,估计她的收入还说得过去。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黄女士何以能“一个名媛工四绝”:

她的诗文书画功底就不弱,加上天天守着明媚的西湖,每日应顾客的要求不断挥毫,虽然是命题之作,可也是苦心孤诣去创作的,有此历练,书画技艺焉能不日臻纯熟?焉能不令当时的文艺界大腕赞不绝口呢?才华横溢而善于治生,这实在是一名令人难忘的女子。

当然媛介的卖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那个时代的闺阁女子鲜有走到社会上去挣钱养家的,所以她的设摊卖画、出入高门之举,难免引起了一些人的微词。有一回媛介购买笔墨笺纸归来,就独自躲在书房里生闷气。世功关切地跟进来问何故。她喝了一口茶,半晌方说:“有人说我卖朱门,微近风尘之色。实在太可气了。”原来,黄女士为提高知名度,让作品润格更高些,有时便去参加一些名门闺秀召集的文会。会上,闺秀们的父兄、丈夫偶尔也会赶来写几个字、画一张画,这样事情让某些吹毛求疵的人知道了,就成了黄女士卖朱门、微近风尘之色的证据。面对这样的指责,媛介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大约就是在这种苦闷、尴尬而孤独的情绪中,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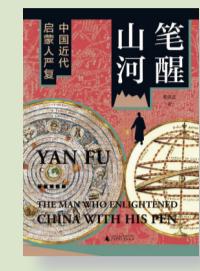
下了一阕落寞的《临江仙》:“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辜数归云……”

好在丈夫是理解她的,看她不悦,便安慰;理那些闲言碎语做什么,你行得端,坐得正,凭本事吃饭,就不怕旁人说三道四。好在大多数人懂她的进退维谷:她要是恪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训,凭丈夫一人的收入养不了一家四口人;要是走出闺阁卖画养家,难免就有人说她违背了男主、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女德。总之,她太难了。

好在,还有人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她:自参加过几次闺秀们的雅集后,商景兰等大家闺秀不仅定期购买她的书画作品,还力邀她担任自己宝贝女儿的闺塾师,媛介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时她大大松了口气,是的,商女士等人帮她化解的何止是经济上的压力,同时还有精神上的困扰啊。得此奥援她自然不太会将那些世俗流言放在心上了。

黄媛介,一位早在300多年前就走上职业女性之路的江南才女,一位在世俗、女德和生计的重压下仍能交出精彩人生答卷的女子,我老觉得,她一路走来的人生经验即便对现代女性来说,也依然是一笔祖母绿般珍贵的精神财富。

新书架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中国绕两条轴线展开:第一条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生命的密码3:瘟疫传》
尹烨 中信出版社

作者通过对这些曾改变人类历史的微生物的科普,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疫情来袭,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解决问题的重担压在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身上,而逃避自己同样作为地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忘记了人类其实休戚与共。微生物才是地球之王,人类应该更加谦卑地对待自然。



《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赵世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猛将”是今苏州太湖洞庭地区自宋元以来几乎村户户供奉的神祇,在每年的正月或七月,各村都要举行“抬猛将”的活动。在近代及以前,有很多沿海、沿湖生活的人,随着船到处游走,是“天然”的商人。他们在编撰族谱以及修地方志时,往往附会为宋以来随宋室南迁。而负载这个历史故事的神话,就是“刘猛将”的历史传说。



《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美]艾浩 三联书店

作者从德国的反现代化论者如哈曼、谢林和赫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梳理开始,继而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作者认为,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要付出的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
张念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阿伦特是位奇异的思想家,不仅扩展了作为概念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她的思想总是在“生活世界”之中,陪伴着生命感受力的真切与确凿。无论个人意愿如何,生命总是诞生于世界—政治之中。在这个诞生情境里,身体—行动—记忆成了故事的作者,而生命的荣耀与耻辱也总是来自政治……